

大贱年

1943年卫河流域 战争灾难口述史

王 选◎主编

馆陶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贱年

1943年卫河流域 战争灾难口述史

王 选◎主编

馆陶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贱年：1943 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馆陶卷 /
王选主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034-7207-7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灾害 - 史料 - 馆陶县 - 1943
IV. ①X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7968 号

丛书策划编辑：王文运

本卷责任编辑：李晓薇

装帧设计：王琳 瀚海传媒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60.00 元 (全 12 册)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大贱年——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

编委会

主 编：王 选

副 主 编：李诚辉 徐 畅

执行副主编：常晓龙 张 琪

特邀编委：郭岭梅 崔维志 井 扬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占奎 王 凯 王晓娟 王穆岩 刘 欢

刘婷婷 江余祺 江 昌 牟剑峰 杜先超

李 龙 李莎莎 李 琳 邱红艳 沈莉莎

张文艳 张 伟 张 琪 祝芳华 姚一村

常晓龙 董艺宁 焦延卿 谢学说 薛 伟

| 目 录 |

柴 堡 乡

八义庄村	1
北阳堡	7
柴庄村	8
东富庄	11
樊堡	14
郭马堡	15
后罗头村	16
马店村	18
马张屯	27
前罗头村	28
申林	35
市庄	37
宋马堡	38
塔头村	39
武张屯	41
西富庄	42
西庄村	43

邢张屯	44
闫张屯	46
中富村	49

房 寨 镇

东孟良寨	51
郭徘徊头	54
孩寨	56
韩徘徊头	58
罗徘徊头	61
王徘徊头	66

馆 陶 镇

安静村	69
车疃村	75
大刘庄村	76
东苏村	80
李庄村	80

蔺村	81
刘沿村	84
尚沿村	87
社里堡村	89
孙庄村	98
陶西村	99

路 桥 乡

北榆林	102
陈路桥	103
高桃园村	105
后时玉村	107
花园村	110
刘黄营	112
刘桃园村	115
南曹庄	116
潘庄	118
前时玉村	120
清阳城	123
太平庄	125
王桃园村	126
油寨村	131
张官寨	134
自新寨	137

南徐村乡

北韩庄	139
东马兰村	140
东徐村	143
后李八寨	147
冀浅村	149
马头	149
前李八寨	150
前许庄	151
西马兰村	153

寿山寺乡

北郑村	154
范庄	155
韩高庄	156
后宁堡村	157
护法寺	160
前宁堡村	164
浅口村	166
张高庄	170

王 桥 乡

北孙店村	172
东芦里村	175

东盘村	177
梁齐固村	180
南孙店	181
平庄	182
王齐固	183
西芦里村	183
西盘村	187
徐万仓村	191
赵齐固村	192

魏僧寨镇

安雷寨	195
丁圈村	196
瓜厂村	201
后符渡村	202
尖庄	205
刘圈	206
马兰场	210

南榆林	212
任门寨	214
山才村	215
十里店	219
史庄	223
孙雷寨	224
吴庄	227
西厂	230
小屯	232
肖村	234
阎寨	237
张店	243
赵官寨	244
周庄	245
其 他	248
1943 年馆陶县雨、洪水、 霍乱调查结果	251

柴堡乡

八义庄村

采访时间：2008年9月1日

采访地点：馆陶县柴堡乡八义庄村

采访人：刘欢 陈艳 王占奎

被采访人：武富斋（男 83岁 属虎）



武富斋

民国32年没下雨，到了秋后才下雨，粮食都没收。秋后下了几天，房子是土房，没有砖房，房子漏，墙有倒的。五月底、六月尖早的，早到秋后下雨，庄稼有长的，有不长的。秋后下了六七天。民国31年也不好，31年、32年都旱。麦子收了，一亩地收二三斗，60来斤。挨饿了，咋没挨饿？逃荒要饭，不少。到关外，东南、贵阳、寿张，到梁山好一点了。西边那几个村都尽逃荒，我也逃了，十四五岁的时候。民国32年过了秋，在家没吃的，就逃荒要饭，秋后就逃荒了。秋后下雨啥都不长了，麦子耩上了。民国34年人回来了，到麦口了，就回来了。

得霍乱抽筋我十五六岁，过了民国32年，逃荒回来就得了，一天死八九口人。得霍乱就是吃糠咽菜，瘦了就得了。一会儿就死，我也得了。我后面有个老先生，扎的大筋，流的紫血。扎的胳膊，扎一次就好了。把

血放了就好了。逃荒回来得的那病，民国34年春天得的。我不愿意扎，我九大爷摁着我扎的。得那病不知啥事，扎了半个钟头就好了。挤这（胳膊弯），出了血就好了，也不用吃药。扎不出血就完了。在家得的，没到地里去。在家坐着坐着就得了。我家就我和我母亲俩，我娘没得这病。邻居也得了，一天抬出七八个。那时咱小，不记得。有扎不过来的，扎不出血，就死了。扎出紫血，就好了。我们这一天死好多个，埋好多个，他们的名记不清。这病不是长期的，十天半个月就过去了。我就只害过这霍乱抽筋，我一辈子没害过病。灾荒年有病，不是传染病。霍乱抽筋一来是传染，二来是生活不好，吃糠咽菜就得了。

来过洪水，我11（岁）了，日本人来咱村，过了秋。我17（岁）当的兵。后来淹了，1956年一回，11岁淹了一回。民国32年没淹，下雨下得挺大，谷子有成籽的，不成籽的，都淹了。民国26年淹了一回，民国32年没淹，下雨不是下得大，水流坑里了，下雨没人串亲戚。生虫子，用飞机打蚂蚱，没解放，日本人在这了，灾荒年过了。地里生的蚂蚱多了，飞起来看不见月亮。

民国32年我逃西北去了。俺这以前是山东，后来以运河为界，划给河北。我要饭春天去的。秋天回来的。下雨的时候我在家，下雨没吃的了就出去了。日本人还在这。

俺这村可受日本人苦了，咱这村原来叫南广财，后来淹死了8个人，十冬腊月的，冰都这么厚，把冰砸开，把人往里推，他挖坑，男女老少围着墙站着。他往里推，有会凫水的，就跑了，不会凫水的，就淹死了。那一回淹死了8个。那会我20（岁）了。咱这是六区，房寨是八区。日本人来扫荡就往外跑，住在这住。一个区四五十个村，日本人杀人放火，皇协军抢东西，日本人不抢，有什么好衣裳都抢了。日本人他要你东西咋？他吃的东西挺好，罐头、饼干。不打小孩。

采访时间：2008年9月1日

采访地点：馆陶县柴堡乡八义庄村

采访人：陈艳 刘欢 王占奎

被采访人：武金召（男 82岁 属兔）



武金召

那时穷，年景孬，不上学。我一直在咱村。灾荒年，记得，咋不记得？灾荒年民国32年，现在都说公历了。民国32年有边乱了，平地里生老杂，日本（人）进中国了，老杂都边乱了，不能过了。一到黑抢东西，家里有二升麦子都被抢走了。庄稼长了都收不成，都被偷了，一黄点就被偷了。没化肥，长不了。一天天扣着锅，老杂还来抢你。收的东西不够吃。天不好，连下七天雨，一个礼拜。没淹。

霍乱抽筋，800来口人，一天死8个。没人治，没医院，就使个偏方，有治过来的。霍乱抽筋，那时就这个名称。得那病一会儿就死，我见过，还抬过，你得买点干的吃，不买干的抬不动。离这十几里地，南辛庄，哪家都有死人。妇女都插个草，自卖自身，不能种地了，地种不上，草长得有房高。都逃荒，没人了。霍乱抽筋，没医院，街里土医生扎旱针。扎胳膊，放放血。有扎过来的，还有扎不过来的。霍乱，跑肚，上吐下泻。湖北有个人来赶集，三十来岁，就死了。下大雨就那一年，七天七夜雨。霍乱抽筋，死得多了，俺家没有，邻居有，想不起那名了。

下雨是六月底，七月边，一个劲，哗啦啦。土房，屋里支个被单，外下大雨，屋里漏。水没淹，地里长庄稼，雪好（非常好），高粱红边。那时论斗，一斗二三十斤。百十斤好年景。家里饿了，吃东西带着壳吃，不熟就吃了，熟了就挨饿了。

那时共产党不执政，老杂还抢。那时种不好，没粪，没化肥。咱这春天里旱，夏天淹。春天旱得很，地没种，那时没井，浇不上。靠天收，那年庄稼长得差不多，没收着，谁不到地里抢？

咱这走了老多人，有下东北的，有上日本找工的。没淹。不下雨了，七八天还在流水，路上也有水。深是不深，洼地淹了。没来洪水，洪水是后来，隔一年淹一回，淹了三回，没解放，那时已经有共产党了。民国 32 年还归蒋介石，还有奉军，国奉军，大奉军。

蚂蚱才多呢，把庄稼都吃了。那是哪一年？地里挖个坑，里面看着倒。这就是那几年的事，蚂蚱多了，送蚂蚱到北馆陶，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后来不叫送了，臭得不行了。蚂蚱是在日本（人）来以前的。

日本人来了我当民兵了，有枪了。那时我是老大队长，一把手抓生产，党员。我 1948 年入党，1949 年建国，是建国前的老党员。

日本人住过一次，你有什么东西，皇协军都弄走，馆陶县没几个日本人。日本人一说话跟咱不一样，有点口音不带。日本人和皇协军不住一块，出发也不一块。日本飞机没见过，老奶奶见过，白旗红月亮。赶集死的那人叫啥拿不准，是民国 32 年秋天的事，正下雨的时候。咱喝的是旱井。没烧开，雨水大，井淹了，上河水，没井了。三年淹两回，哪年记不清了。后边淹的时候有日本人了。皇协军还来抢东西，蹚着水过来。民国 32 年收不能收，种不能种，年景歹。皇协军蹚着水过来，水是漳河水。这村都不能出，蹚着水出去，蹚着水回来。那年没得病，下七天雨那年得病。

俺这打死了 8 个人，叫八义庄。那 8 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一部分，吴怀秀（音）、吴金祥（音）。

采访时间：2008 年 9 月 1 日

采访地点：馆陶县柴堡乡八义庄村

采访人：刘 欢 陈 艳 王占奎

被采访人：武清江（男 78 岁 属羊）

这村以前叫南广财，后来叫日本人打死 8 口人，叫八义村。没上过

学，那时咱穷，上不起，要上，现在成大官了。俺想上，娘不叫上。家里7口人，2亩地，那会儿咱是贫农，那时划成分，有地主。后来平均地，平均房，斗地主，吃大房。现在一人种二亩地，那时七个人种二亩地。那时不长庄稼，一亩打三四十斤，人都饿死了。



武清江

闹年景那年一天死8口，我那会儿12岁，我记得呢！我正逃荒，要饭，第二年我13岁回了。灾荒年那年地种不上，天旱，不下雨，尽草地，草老高，没庄稼，地没人种，种不上。天旱，日本人来往，地种一点，也不长，满地尽荒草。天旱的时候麦子还没收。后来又下雨了，啥时候下的记不清了。靠天吃饭，天不下雨什么都种不上，好年景收四斗，最好的年景也不够吃，咱没地。地主家吃高粱面、花卷。麦子都没得卖了，我饿得走不动了。咱这饿死了很多人，多少记不清，那时小，光知道饿死人。妇女头上插个草，自卖本身，哪个给她买点馍，她就跟着走。

还有病死的，霍乱，霍乱抽筋，说死就死，那时没医院，看不起，得这病的人不少，都大人得，没小孩，现在尽孩子，那时没小孩。逃荒要饭的，自己还供养不好，还要孩子？我见过一个得霍乱抽筋的，他叫宝来。他是个官，得病是后来，躺炕上，“哈，哈”，嗷嗷叫。咱后街上有个土先生，在胳膊上扎，没血，没好，他得的病快。他是个干部，吃了点肉回来，到黑，一会儿就不行了。他光躺炕上。霍乱抽筋咋样咱不知道，听大人说的，那时得这病的不少，现在的人比原来多两倍半，原来光死不生。

咱村逃荒的多，除地主中农不逃，其他都逃荒，要饭。扛着柜，卖掉，换上粮，走了，往枣庄，东南，一到城外，走路上，你来我往，都是人，尽逃荒的人。咱爹、咱娘、俺妹妹在家，后来有个人要人到关外，叫我找几个人，给他钱，俺娘、俺妹，到关外，卖了当工。他们往关外，俺

往东南，孩子给人家了。逃荒往哪边说不准，大部分往东南，河南。我见到黄河，黄河有个大堤，堤里没水，黄河淤，淤到上头了。

黄河跟运河不一样，运河不宽，水清。黄河很宽，水少。河没头，海没边，看不到边。走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回来的时候没有那病了。回来麦黄了，新粮食下来了，吃得可高兴了，慢慢地日子就过来了。

蚂蚱，过蚂蚱那年才厉害呢，满地尽蚂蚱，有会飞的，都盖严天了。地里没茬，光棒。那边有个飞行场，飞行打药，那时没日本人了。

灾荒年那年没蚂蚱，地里啥也没有，没生蚂蚱。地没种，长草了，没蚂蚱，没下雨。上水啥时候，忘了。1956 年、1953 年上水了。

逃荒那年下过雨，下了挺多，雪滑，日本（人）逮我的人，跳坑，挖个洞，码着人，就一尺，坑里水哗哗的。跳坑先问你八路军的枪、子弹、公粮，都说知不道，知不道就叫跳坑。皇协军干的，日本人没干。日本人后来孬了。他亡国（战败）了，就回去了。“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皇协军多，日本人没干，日本人在后面跟着。日本人跟咱一个模样，就说话不中，听不准。皇协军尽外村人，他当皇协军还穿咱衣裳，日本人不穿，穿呢子，戴个铁帽，穿皮靴，擦得亮亮的，走路当、当、当。他跟我说话，我听不懂，要走。他拿枪挡我，不让走。他一伸手，我懂了，要东西，给他了，他放了我，皇协军把我抓了。

日本人飞机尽黑飞机，高粱都熟了，天上都飞很多，没撂炸弹，往前飞。灾荒年还在这。日本人不吃咱东西，好也不吃。皇协军把我抓走了，一车车尽拉来的东西。人都偷着吃，我饿了，我也偷着吃，他不知道。后来来了个日本人，拿本书在那看，就不敢吃了，他是个官。

抢东西不是日本人抢的，尽皇协军抢的。他抢，日本人不抢，光打仗。灾荒年没给咱东西。灾荒年那年吃水钻井，那时水浅，这会水深。日本人也吃咱水，东西不吃咱东西。好他也不吃。灾荒年上水没有记不清了，上大水那年棒子雪好。光记得淹了几回，1963 年水深。

北阳堡

采访时间：2008年9月3日

采访地点：馆陶县柴堡乡北阳堡

采访人：石兴政 高灵灵 樊祎慧

被采访人：郭蓝岭（男 80岁 属蛇）



郭蓝岭

我叫郭蓝岭。

民国32年都饿得没法，死的死，逃的逃。灾荒年那年天气不咋样，有皇（协）军。家里有粮食都埋地下了，不敢做饭，谁家冒烟皇（协）军就上谁家去。我让皇（协）军逮着了，在钉子里待了好几天，不拿钱不让回。都把人活埋了，不拿公粮就活埋，让人自个儿挖坑。路桥白纪文、李纪贵一直没回家。

民国32年天旱，闹年景，马店成人市了。饿得都上别人手里抢东西吃。不记得下雨、上河水的事了。有得霍乱抽筋的，八路军马连长在我家住着。他是第一个得的，没死。村里死了有20多个。扎针，要出血就好了，不出血就好不了，轻的出红血，重的出黑血。抽筋时上河水了，在水里挖坑，埋人，后来有让水冲走的。下了七天七夜的雨，五月左右下的雨。到后来又来了河水。下雨时有人得霍乱。先有霍乱，后来上河水。

蚂蚱多，天上飞得把天都盖住了。

大队里有人来调查过霍乱。

柴庄村

采访时间：2008 年 9 月 2 日

采访地点：馆陶县柴堡乡柴庄村

采 访 人：刘文月 孟祥周 朱洪文

被采访人：阙灯朝（男 82 岁 属虎）



阙灯朝

我叫阙灯朝。记得灾荒年的事情，那时候我十六七（岁），大灾荒不下雨，地里旱，（民国）32 年不收。过年都没下雨，春天一直没有雨，旱到七月二十几，到后来下点，下得不大，下了没多会儿，时间不长。河里没有上过水，离河远。说不上来有没有雨。

旱灾时死了不少人，饿死了不少，俺爹娘都饿死了，俩兄弟要饭走了。那时候村里 500 多口人，反正死了不少，还剩下 300 多（口人）。吃树叶、树皮。有病死的，霍乱抽筋。八月里，下雨之后得的霍乱，霍乱厉害了。死了几十口子人。霍乱抽筋，肚里没饭，天潮地潮，得病就死，不知道传染不传染。霍乱闹了俩月。那时候饿死了。家里人没有得霍乱。都没钱，治不起，那时候喝井水，不是喝水喝的，是饿的。

地里没有闹过蚂蚱，没来到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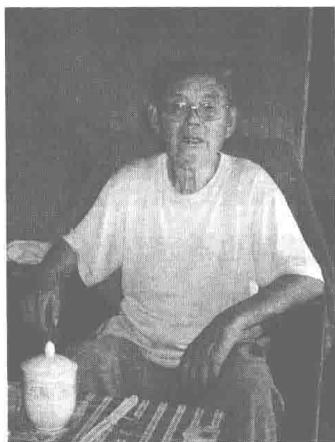
那时候逃荒的不少，都逃到运城、鱼台。我也去逃荒，我去北京西北，我民国 32 年 11 月去逃荒，去那儿待了一年，第二年我就回来了，家里（人）都死了，就剩下我自己。饿死的饿死，逃荒的没有回来，我两兄弟没有回来。上南边逃荒去了，也不知道活没活着。

采访时间：2008年9月2日

采访地点：馆陶县柴堡乡柴庄村

采访人：刘文月 孟祥周 朱洪文

被采访人：许玉成（男 85岁 属猪）



许玉成

我叫许玉成。我上过两年小学。记得灾荒年的事情，民国32年，闹的旱灾。早到七月初六七，立了秋之后才下的雨。民国31年、32年都旱得厉害。31年不收，32年大灾荒，稍微收了一点，都剪高粱尖吃，民国30年就旱，半收。死了很多人。那时又是没啥吃。雨一共下了六七天，粮食有毒。当时村里有400多口人，死了一二百口子。有病死的，请不起医生，吃不起药，连饿带有点病。霍乱不少，是一种毒气，吃糠咽菜生毒。七八月，下雨以后起的霍乱。

下雨的时候，洼地也淹了一部分，啥都不能种，庄稼还种啥，立秋那时候能种点萝卜、荞麦。俺家还种了七八亩萝卜，种萝卜也晚了。

河水淹那早。有大堤，淹不了地，1937年上河水比较大。1937年、1939年、1956年都上过水。民国32年没有上过水，河里有水，没有淹地。

霍乱到了冷了以后就不闹了，阴历都十月了，阳历都十一月了，霍乱死了不少人。那一年俺老奶奶死了，都80多（岁）了。俺家没有饿死的人，俺家做点买卖。我还跟公家吃，吃棒子。我就得过霍乱，八路军的后方医院就住在这儿，医生都挺好，打针吃点药就好了。那时候是1943年。我那时20（岁）了，后方医院就在这驻着。后方医院没有那么大力量，住的人也不多，住两三个人。不是说得病都给治，敌人挺疯狂。日本人在这安炮楼，都不远。张骞、路桥都有钉子。

得霍乱死的人不少。饿死的三分之一，得病死的人多。得霍乱以后挺快，要不看，一天就死了。我下午得的霍乱，在地里种啥不记得，得了霍乱就不能动，二大爷在地里种瓜，都在地里，说病就病在地里了。不能

动，挺厉害，生活不大好，吃糠咽菜，不是说吃什么东西，都是生活不好，生的毒气。我得霍乱以后也不吐也不泻。别人、医生都说是霍乱，一家有死好几口子，可能有点传染。那时候都钻井吃水。

闹过蚂蚱，过了灾荒年第二年闹的，那是1944年，挺多。过河，东边离河也不远，十几里地，卫河。头麦收开始闹的，时间不是很长，西南过来的到东北，不是说从小在这儿生的。

有往外逃荒的，不多，有六七家逃的，二三十人，上南边，阳谷、寿张。有的卖儿卖女。有到金乡、鱼台的。我没有逃过，我出去过，给家里卖棉衣服、铺盖啥的。上外边换点粮食。上阳谷去过两趟。那边是好年景，那时候上交很少，都叫分了，都是年。

那时候，日本人都挺疯狂，来的时候比较少。炮楼离这十几里二十几里，他不敢来。一般是搞“扫荡”，集合几个县。日本人在这儿杀过人，有烧死的，在地瓜窖里。拷打，死了两人。打仗埋了四五个。麻集有老人卖孩子，东边弄到坑里。日本人在这儿住过一次，打了几个人。有日本（人）有皇协军。皇协军来抢东西。土匪都是1937年一事变起来的。土匪也有几百成千的闹的。范筑先，范司令收了十几个纵队，范司令死了以后都散了，投日本（人）去了。

采访时间：2008年9月2日

采访地点：馆陶县柴堡乡柴庄村

采访人：刘文月 孟祥周 朱洪文

被采访人：许玉河（男）



许玉河

我叫许玉河。我耳聋，听不见。民国32年大灾荒，受灾多了我去逃荒，逃到邢台要饭。霍乱抽筋，扎针，扎过来就活了，扎不过来就死了。后面有个做活的会扎。我